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冷眼觀 第十一回 畫葫蘆巧計成虛話 翻舊樣妙女選情郎

我當日同素蘭久別重逢，十分要好，一覺睡到第二日午初方醒。牀頭報時鐘剛敲十一句，急忙披衣起坐，順手將百頁窗推開一看，只見庭前幾片新放的芭蕉，嫩綠扶疏，映到紗窗之上，令人心神為之一爽，正合著古人兩句詩，卻是：綠阻墮地夢初醒，

紅日嬌天午不知。

我獨自一人坐在那裡，對景徘徊，忽聽外場傳進一張請客票。我接過手一看，原來是柔齋在清和坊小金小桃家，立等我一路去逛味菴園。素蘭正在那裡理髮，問我是那裡來的條子？我道：「你猜猜看是誰？」素蘭笑道：「這點事用不著猜，一定是小穆鬼心不死，又弄甚麼勾魂票來，想把你當作生意做呢？」我道：「你真聰明，怎麼一猜就被你猜著，怪不得人家說當信人的是七孔玲瓏心呢！」素蘭道：「甚麼玲瓏心不玲瓏心！俗語說得好，『識破人情便是仙』，我昨晚既不肯認做中立國，他們今日自然要生出別項法子來待你了。我曾記得從前有一句老話說，有一位卜課的先生，道號叫做甚麼賽鬼谷，因為他有個特別的本領，無論你是甚麼人，有甚麼事，他都能未卜先知，一句話都不錯，所以他的金錢界上異常發達。一日，有個鄉下人來問卜，那先生一口就問那人道：『你姓王麼？』那人道：『先生不錯。』他又道：『你是從東南方來的嗎？問你母親病勢何如是不是？』那人又點點頭道：『不錯！不錯！』他道：『你莫要著急，回家請一位姓錢的醫生來，開個方子吃貼藥就好了。』當下那先生有個朋友問他：『到底有個甚麼法兒，怎麼就能夠一句都不錯呢？』」我道：「不但那個朋友要問他，連我今日也要問他，內中是個甚麼花頭？」

素蘭道：「他起先也是不肯說，後來被那人追問不過，只得對他道：『你們自己粗心，並非是我有甚麼異術。你不看見適才那鄉下人肩頭上背的褡褳袋，上面明明白白寫著「三槐堂制」四個大字麼？我所以頭一句就斷他姓王。那人手裡提著一包藥，那藥方子不是字朝外疊的嗎？露著「令堂」二字，你想，既是令堂吃的藥，除他母親有病是甚麼呢？』」那人道：『以上兩層我都知道了，但那鄉下人，又不是你同鄉舊識，怎麼知他由東南方來的，這個又是甚麼道理呢？』至於他母親的病，一定要請個姓錢的醫生來，一治就好了。這句話，我格外半點都不懂。好先生，你索性兒告給我罷，省得把我裝在葫蘆套裡，悶得難受。』他道：『這兩件事即是明白易曉，今天刮的是西北風，適才又落了幾點小雨，那人胸前現有雨打的濕跡，同布眼裡灰塵，背後卻一點都沒有，他不是迎著風走的大憑據麼？若說姓錢的來一醫就好了，這更是如今中國四百兆人男男女女得的一個普通病症，萬事有了他老人家，自然病是會好的！』那人被他說得恍然大悟，一句口都開不得。小雅，你想想看，那先生哪一句話不是細心小膽體會出來的？非此時下賣課的，抱著一本《卜筮正宗》，指手畫腳的信口開河，就算盡他的義務了。你說我們當信人的心，有甚麼七竅！不是我說你，這些話都是十年前頑固黨的口頭禪，不像你有閱歷的人說的話。你若要換個我，代你設身處地的想起來，又有昨日叫阿二來買囑我那段事，你到上海不久，外面應酬少，又沒有甚麼知己，今日這樣早就有請客票來約你，不是小穆是哪個？』我聽了，從心窩裡著實佩服，一絲兒都不敢同他強辯。

當下又坐了一刻，表上已是一句半鐘，我欲待寫條子回柔齋不去，無奈素蘭慫恿我去走一遭，看他們到底出甚麼主義來騙我。我自家也要想探聽他們翻戲黨的內容，存了個不入地獄，不知餓鬼變相的思想，於是拿定主意，放心大膽的前去。急忙穿好衣服，別了素蘭，走出門，站在馬路旁邊定一定神，望准方向，剛想由石路一直下去，忽見有一輛橡皮轎車，風馳電掣的飛至我的面前，突然停下。那車裡有一個人嘻嘻呵呵的匆匆走出。我忙定睛一看，原來就是柔齋。他因聽見請客的相幫回去說，我尚在素蘭堂子裡未走，又恐怕我戀著同素蘭鬼混，不去赴約，所以他自己坐了車趕來相接。

一見面，不由分說，就拉了我的手，一同坐車，對著馬夫說了一聲「張園」，那輛車便如流水一般的走去。我們兩人略微談了兩句世務話，那馬車已在一處停下。馬夫趕忙的跳下車，攏住韁繩，伺候我同柔齋下車入內，原來就是張氏味菴園。幾處小花小草，倒也收拾的十分雅致。早聽見遠遠的鑼鼓喧天，人聲嘈雜，映著一片京調二簧，順風吹至。柔齋向我道：「小雅，我們到海天深處去聽聽髦兒戲何好？」我忙道：「很好！」便一同踱上樓去，揀了一副近台的正桌坐下，堂倌忙過來張羅茶點，有個案目送上一紙戲單，照例收了戲資自去。我再看一看，台上已是唱到第二齣戲，叫做甚麼《沉香牀》。有個花旦，扮了一個時髦信人的模樣，對著個衣衫襤褸的叫化子，拿著一盆的牙齒，在那裡播得同兩點相似。那台下的看客，見了如此神情，都齊聲喝起彩來。

我拿過戲單一看，再存神一想，哦！是了，這不是那小說上記的《齒盆》一段故事嗎？我記得這信人叫做王菊仙，本是蘇州城裡一個有名的出色妓女，遇著一位癡公子，異常要好，一個願娶，一個願嫁，鬧得山盟海誓，除死方休。後來，被那公子的父親知道了，派了得力的家丁來敦促就道。臨行，那信人向公子討一樣表記，以為異日紀念。誰知公子送他這樣，他也不收。送他那樣，他也不收。轉了若干的圈套，好容易鬧明了，說單要一隻牙齒，為將來骨肉重逢之兆。那公子是個情重如山的人，當下就照牌行事。回去過了好一晌，那公子稟明瞭堂上的二老，置備了若干的妝奩衣服來，預備替他拔出火坑。當時公子有個貼身的老家人，領了密囑，就教給他小主人一個壞主意：叫他改裝易服，扮了個叫化子模樣，假說家裡被了火焚，不數月弄得人死財空，一貧如洗，去向王菊仙作將伯之呼，以便實驗他愛情真假。看官，當妓女的人，恩愛二字，哪個被得起實驗？這王菊仙見那公子一臉的晦氣顏色，十分憔悴，就把外場打雜的申飭了一頓，喊看門的進來，攆他出去。那公子討了一場沒趣，便道：「你人既不認我，這也罷了！但是我那留下的一隻牙齒，是受諸父母的骨血，你須得撿出來還我，我就立刻離身，決不再來同你多說一句！」王菊仙叫娘姨捧出一大盆牙齒，對著公子道：「哪個是你的？你自家揀去！」公子再一留神，哎喲！比上海四馬路各家牙醫生的招牌還多。看了一眼，不禁大哭而去。回寓後，把此種情形，一五一十的告給那老家人聽。那老家人心中暗想：「我的離間計已成，不如一不做二不休，索性斬草除根，省得逢春再發。」就叫人將所辦的嫁妝衣服，盡數抬到王菊仙的妓院門口。公子此時，換了鮮衣駿馬，另有一番氣象，就在大街心裡，升了一大盆炭火，把那預娶王菊仙的妝奩各件，一樣樣付一炬。內中有架沉香木雕的牀，焚化之日，香聞數十里。可憐萬串金錢，頃刻化為灰燼，這就是那《沉香牀》的始終歷史。

我當時見戲台下的人齊聲叫好，引得扮王菊仙的花旦，格外做得淫潑無情，令人可惱。我對著柔齋道：「這種淫賤的潑娼，我可惜無權在手，若有權在手，非立置重刑，不足以泄我胸頭恨！」柔齋笑道：「你又來鬧書呆子脾氣了！聽見人說，我朝康熙年間，年羹堯征金川時，營裡唱堂戲，有個戲子，演《逼宮》一出，極其神似，就是當年活司馬師，也恐怕未必有那般奸雄氣魄，真是惟肖惟妙，栩栩如生。不覺感動了大將軍忠義之氣，立刻叫戈什哈上去，傳那戲子下台。其時，同班各人，皆替他捏著一汗，料他必遭不測之禍，要想大家去替他求情，無奈他老人家軍令素嚴，不敢嘗試。只有那戲子本人，急中生智，不慌不忙的穿著一身做戲的衣服，跟定那戈什哈，踱著方步，走至年羹堯面前，把袍袖一展，學著科白的樣子說道：『大將軍請了！』年羹堯此時盛怒之下，不容他開口，便喝道：『你見了本爵，還不跪下麼？』那戲子聽了，呵呵大笑道：『你雖位極人臣，孤亦為晉朝世祖，豈有以帝王之貴，而反屈膝於臣子之禮？且孤當日帶劍上殿，入朝不名，威加人主，勢壓百僚，開兩晉禪魏之基，較諸大將軍今日，徒有血汗之功，未得心腹之寄。加以外臨強敵，內制權臣，性命有繫卵之危，功高有不賞之慮，其成敗得失，果何如乎？』年羹堯聽了，愈加發怒，罵道：『你不過一戲子耳，何得乃爾！』那戲子也發怒道：『你既知道我是個戲子就罷了！還要這等舉動做甚麼呢？』當下午羹堯被他這一句話提醒了，一笑而罷。小雅，你如今要打抱不平，惱這個扮王菊仙的旦角花四寶，豈不是看戲流眼淚，替古人擔憂，第二個年大將軍出世了麼？」我笑道：「那《三國志》上聖歎外書，曾經道破說，奸雄與英雄，皆當用逆，而不當用順，真是知己知彼，百戰百勝之談。但是這戲子可惜投身下流社會，不然，倒是一個絕妙的說士呢！」

柔齋道：「你莫要小看了下等社會中人。你沒有知道，從前有個好古的名士，終日留連山水，凡遇前朝古蹟，無不形諸吟詠。

一天，僱了一輛小車，去游嚴子陵釣台，要想做幾句懷古的詩。無奈文機遲鈍，左做又做不好，右想又想不出，盡在那裡對著一樹殘陽，半坯黃土，低著頭，幌著腦，咬文嚼字的踱來踱去。看看日影銜山，新月將上，那推小車的車夫候得不耐煩，向那位名士問道：『先生，天晚了，我們回去罷，荒郊野外，盡著在那裡逛甚麼？』那人道：『我要做首嚴子陵的釣台懷古，久思未就，爾曹小人，毋預乃公事！』車夫笑道：『小人倒有幾句小詩，不知先生肯賜教否？』那人帶應不應的道：『你試說我聽。』車夫遂應聲念曰：『好個嚴子陵，可惜漢光武。子陵有釣台，光武無寸土。』車夫念頭一句，那人尚未留神，到了第二句，已有點悚然起敬的意思，及至四句全完，直把那位名士嚇得五體投地，七孔朝天，口中不住的喊：「老前輩！老詩翁！」你想，一個與台下隸，尚有如此雅人幽致，何況當優人的，那歷朝掌故，本是他們的本山貨，從前上海馬如飛編的彈詞，就頗有唐宋人詩意，所以至今堂子裡還講究唱馬調呢！」我道：「柔齋，你真博學多才！無論我說一句甚麼話，你總要引經據典的有話來駁我，莫非這幾年不見，你在上海過上外國律師的見氣了麼？」

其時台上《沉香牀》業已演畢，第二出是《大嫖院》，扮了滿台的婊子，圍攏著個辮梢上扣元寶的丑角，在那裡胡鬧。我看了看，無甚意味，剛要回轉頭同柔齋談天，只見有一個約莫四十歲上下的人，身上著了一套半時半古的裝束，腳下穿關一雙靴子，戴了一副銅邊近視鏡，眯著一雙眼，從人叢裡擠將過來，對著柔齋鬼鬼祟祟的問道：「穆君，你是發財人，幾時到的？我前天在京裡引見的那日，適巧你令兄放了俄國欽差，我由軍機處召對下來，就坐了原車到令兄住的八旗會館那裡去道喜。第二日，令兄來我這裡回拜，還有一封竹報，叫我便中遇著交給你。大約是招呼你替他在上海訪聘一位文案老夫子。聽說薪水倒是極優的，每月最少亦有六七百金，將來滿任的時候，還拿得穩有個異常勞績的保舉。我到你貴寓裡去拜訪過兩次，他們說你今天陪朋友游張園，我所以趕到這裡來，不想就真遇見你這個寶貨。」柔齋見了，趕忙的迎上去招呼那人坐下看戲。那人又問柔齋我是甚麼人？柔齋便將我的歷史，約略告給他一遍。他摸著兩撇黃鬍子，眼望著天應道：「嘎嘎嘎！」那種日空一切的醜態，我如今有十口十筆總寫不出。

當下因他既妄自尊大的不來睬我，我也只管聽我的戲，不去惹他。無奈他同柔齋談的話，句句都朝我耳門裡鑽，三句話倒有兩句不離他是三品大員，甚麼江蘇候補道，前天在北京廠，有個相士叫做萬里雲，誇他白面金須，將來非常富貴，恭親王要他做門生。他因有一班排滿革命的朋友，恐怕被人說他是守舊黨，所以沒敢答應。又說甚麼本朝最發達三種人，第一怕老婆；第二不喜花小費；第三便指著他自己的近視眼，對柔齋道：「你看外面可有一個近視眼做叫化子的麼？」我聽他的話，忽然想起無影生觀察怕老婆、灌夜壺、戴筊門各節，怪不得他目下有升廣東臬司的信，我不由的要笑將出來。只因有那人在座，不便過於放浪形骸，只得妨將過去。

真是無巧不成書，他正在那裡議論風生，一個人大話說得高興，忽從後層座頭裡，立起一個山西口音的人來，衝著他亂嚷道：「老蔡呀，你一去不回，咱被你害得好苦呀！咱的達達，你今天見了咱，不要再跑呀！」我再看他望見那人，猶如老鼠遇見貓一般，臉上登時紅一陣，白一陣，把適才那副驕傲的面孔，連根都拋向爪哇國去了。呆呆睜著兩隻綠豆眼，盡望著我同柔齋發怔。過了這一會，那山西人只是守著他不去。過了這一會，柔齋輕輕的埋怨他道：「這種守土的老貴，你怎麼不把事情結清了，鬧得這樣驚天動地的。倘叫今日有一宗正經事在手裡，豈不要露狐狸尾巴把人家瞧嗎？」姓蔡的回道：「統共只有一尺水，叫我怎麼樣結法呢？」說著，又拿眼角瞞著山西人向柔齋道：「好在沒有上過檯子，他不對付你，此事怪我畫了舊樣葫蘆，千萬求你讓我騎花勒佛低！」柔齋低低的應了一聲，點了點頭，便做成一副滿面春風的笑臉，走過去對著那山西人問道：「老客，你同這位先生為著甚麼事吵吵鬧鬧的？彼此既是好朋友，快點兒不要被人家笑話，有事好商量！」那山西人咬牙切齒的嚷道：「咱們同他是甚麼好朋友？被這混賬行子，弄甚麼廣東抓錢攤，騙掉了幾百個洋錢，還把咱們的生意鬧丟了。今天咱們遇見面，非進巡捕房不可！」

柔齋故意的問長問短，同他拉交情。那姓蔡的早從人叢裡一溜煙逃之夭夭，不知去向。直將個山西人急得暴跳如雷，要同柔齋拼死拼活討騙子。柔齋先時還想同他胡混過去，後來見他越鬧越起勁，只得強辯道：「據你自家說，那姓蔡的與你同嫖共賭，顯見得是癩蝦蟆，莫要說田雞，都是一條跳板上的人。再者，混堂、花酒店、飯鋪、散人船，別人家出錢聽戲，你們挨在旁邊吵吵鬧鬧，誰也要來問你一聲。如今我不怪你敗我們的清興，你倒反來問我要起人來了，誰是你管人的人？你又交給誰管的？」說著，便撇出滴溜滾圓的二八京腔，對著堂信道：「來嚇！替我把這個不愛體面的倚貨又出去，少爺們瞧戲，他不配在這裡混吵！」那戲園裡的人，倒有一大半是同柔齋相識的，當下大有堂上一呼，階下百諾的景象，七手八腳的，拖的拖，送的送，不由分說的斜那倚老西拉下樓去。

柔齋見那山西人走了，臉上頗露出一種忸怩的顏色，對我笑道：「小雅，那姓蔡的同山西人適才對我說的話，你聽見了麼？」我道：「你們鬧了大半天的六國方言，我連一點兒都不懂。」柔齋聽我說，笑了一笑道：「你不要再假惺惺的了，好在你我是自小兒朋友，也不算甚麼丟丑把你看。總而言之，真人面前，莫要說假話，實在苦於業在其中，不得已。小雅，你總要不可怪我才好呢！」我心裡雖是明白，但口中不便認真，只好裝著不識不知的樣子，一味憨笑道：「你莫要再說罷！你越說越把我說進麵糊盆了。」柔齋終是亮腳，忙應道：「不說，不說，彼此心照罷！」其時被他們一鬧，連台上唱到幾齣戲，我都莫名其妙了。柔齋掏出表來，向戲台上掛鐘對了一對道：「三點一刻了，我還有朋友等著呢！」剛巧馬夫走來，送上一封便信，說是甚麼程八夫人在昌壽裡公館立等說話。柔齋接過來，大致看了一眼，便立起身，要約我一同前去。我心中暗想：好容易多謝那老西來攔破了這扇紙窗戶，免得他們邪心不死，一出出的變花樣，我如今若再同他鬼混，豈不是自尋煩惱麼？當下就辭別柔齋，另僱一輛人力車，回至寓所。

只見一頂局轎，放在門口。我一眼望去，認得那轎夫好像是素蘭相幫，心裡未免動了一動。後來轉念一想，唉！我不是鬧糊塗了嗎？他們當妓女的何處不到呢？準是本棧有人在裡面代局，於是低著頭走將進去，一迤來到我住的那號房間門口。忽見門簾被風吹起，露出那兩扇門，是未經關鎖的樣子。我心裡又未免動了一動，立住腳想道：我本人並未回寓，那房門是誰開的呢？難不成不等我回來，就替我調換別的房间了麼？想到此處，不禁大聲呼道：「茶房哪裡？茶房哪裡？」誰知茶房倒沒有喊到，不意從我住的房間裡喚出一個人來，對我道：「你怎麼到這時候才回來呢？我定睛再一看：「噢！素妹妹，你是甚時來的呀？我這房門鎖匙又是誰開的呢？」素蘭道：「我到了有兩句鐘辰光了。別人的房門，我不能開，難不成你的房門我也不能開嗎？」我笑了笑，拉著他的手進房坐下，問他道：「此刻正在出堂差的時候，你不在店裡招呼，到我寓處來總有件要緊的事，你馬前點兒給我罷，省得我今天盡遇著悶人的事不好受！」素蘭道：「莫說是堂差，就是和酒今晚還有幾台呢！我因為你走後，細細想著，倒反不放心起來，所以乘日裡有空，匆匆的坐轎趕來等你。」說著，又笑道：「你同我相近有十年沒見面，以為你學業有進，不料你如今開口就是江湖春點，甚麼叫做馬前牛後，我一句都摸不著頭腦呀！弄得半點讀書人的氣候都沒有了，豈不是反不如初了麼？」我道：「呸！這幾句話你是抄襲的《三國志》上徐元直的母親對徐元直說的，如今我又不是你的令公郎，說了，謹防罪過。至於你說我滿口的春點，我今天還有許多的外國春點，聽在肚裡不懂，正要來請你做翻譯呢！」素蘭道：「你說，你說，除掉蒼鷹黃鸝的話我不知道，餘外不問他三百六十行的流口，我都能還出你的娘家來！」

我聽了，就拉他在一張煙炕上坐下，便把鬚兒戲館裡所見所聞，同柔齋對我說的話，一層一節的告給他一遍。素蘭聽一句應一句，候我說完了，他笑道：「恭喜你，同柔齋的一章書，可以就此讀完了。」我道：「我也是這麼想，他們既是吃這碗翻戲飯，是光棍點到為知的人，非同馱子棒打不退可比，但是我告給你的那起口切，你千萬要譯出來與我聽。」素蘭道：「你拜我先生，我非但教給你做學把（翻戲黨別名）的暗號，還有一件新聞，說與你好開開智慧呢！」我道：「你又急我了，莫說師生，連母子都比過了，盡著不說，賣關子做甚麼呢？」素蘭道：「我不因為是你，誰肯把人家賺錢的法門告給你呢？還要冤枉我這些瞎話，你曉得小穆他說『老貴』是甚麼東西？」我道：「我知道，誰再來問你？我說你賣關子何如？」素蘭笑著指我道：「老貴就是你，他們喊局外叫老貴，是當學把恭維人的特別徽號，諸如長住名『守土』，過客曰『浮生』，騙人叫『做事』，錢叫『水』，如一尺水，即是

一百元之類。聽說作俑的人很有惡才，要想你破鈔，必先同你拉交情、調蘭譜、焚誓書，無一不做，歸總到賭上了事。即或投告到官，那誓書上都載著一團糟通同騙人的話。在焚的時候，早掉換下來，預備同你打官司，租界上章程，亦不過罰幾兩銀子，押幾禮拜罷了！再他們神手通天，一不得法，還要得與受同科的罪名。」說著，從懷裡抽出張小報來與我道：「你看，這件事前天我一見面，就知道是他們出的新花樣。」正是：

租界已成荊棘地，

青樓猶有指迷人。

要知後事如休，且聽下分解。